

汉唐音乐史 首届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西安音乐学院西北民族音乐研究中心 编
主编 罗艺峰

A COLLECTION OF DISSERTATION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USIC HISTORY OF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西安音乐学院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1520143

汉唐音乐史 首届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西安音乐学院西北民族音乐研究中心 编
主编 罗艺峰

A COLLECTION OF DISSERTATION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USIC HISTORY OF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唐音乐史首届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汉、英、日/西安音乐学院西北民族音乐研究中心编；罗艺峰主编. —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6

ISBN 978 - 7 - 81096 - 391 - 6

I. ①汉… II. ①西… ②罗… III. ①音乐史—中国—汉代～唐代—文集—汉、英、日 IV. ①J609.2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31314 号

汉唐音乐史首届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西安音乐学院西北民族音乐研究中心编
罗艺峰主编

出版发行：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毫米 16 开 印张：33.25

印 刷：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200 册

书 号：ISBN 978 - 7 - 81096 - 391 - 6

定 价：98.00 元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鲍家街 43 号 邮编：100031
发行部：(010) 66418248 66415711 (传真)

研究汉唐历史文化 成就今天艺术梦想

西安音乐学院院长

赵季平

汉唐音乐史首届国际研讨会在本院的召开，是值得国内外音乐界关注的事情，也必将写入中国音乐学术史，成为一个标志性的文化事件。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西安音乐学院地处汉唐故都，也是因为我们需要回望汉唐这两个历史文化的高峰。今天西安的人们，尤其能够从这块土地上感受到汉唐文化的气息，甚至会觉得那个时代并不遥远。音乐家们不是从古老的民间音乐中听到了“敕勒歌”的音调，在“西安鼓乐”中发现了唐宋燕乐的遗声吗？还有那能够感觉到却说不清道不明的隐隐存在于民性人情、山川草木、汉阙唐陵中的风度气韵，都使人着迷，使人向往。参加会议的诸位专家之所以不远千里、万里来到这里，恐怕也是被这伟大的文明所吸引吧！

本次会议的特点，我想或者可以作这样的认识：一是参加会议的中、日、韩、德等国家和台湾地区的专家、学者齐聚古城，讨论汉唐时期中外音乐文化交流问题以及中国音乐史学领域的许多具体课题，涉及问题之广、之深，水平之高是非常少见的；二是与会专家不仅有音乐学家，也有文学理论家、舞蹈理论家，诗舞乐原本就不分家，应该联合起来研究，多学科的参与，反映了汉唐音乐史本身所蕴涵的文化积淀；三是本次会议为代表们展现了活态的唐乐遗声——西安鼓乐，把学术研究从书本、文字、古谱转换为可听的形态，这使音乐学术有了鲜活的气息，值得提倡。

会议是在西安音乐学院六十周年校庆期间举办的，这正是本院进行教育和学术总结、展望未来的最佳历史契机。历史文化传统、民间文化传统和红色文化传统，是先人和今人所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滋养了一代一代陕西音乐家，立足于这块土地足以使我们自豪。长期浸染在秦地文化，汉唐当然入心，听秦声，望终南，说汉语，品唐韵，学历史，唱红歌，哪一样能够与这块土地没有关系？西安音乐学院秉承“特色发展，高地建设，国际视野”的办学理念，尤其强调本地文化传统。汉唐音乐史、民间传统音乐和陕北红色歌谣，是我们长期坚持的教育内容，也是我们长期的研究项目；世界音乐文化和人类文明成果，同样是我们学习的课程，当然也是我们发展的参照；“特色”或许由此而产生，“高地”可能因此而建立，“国际”视野在交往互动中扩展。我们学院的创作、表演和学术应该在音乐专业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也应该有自己独特的学术追求，更应为推动世界文明的大潮作

出应有的贡献！

就在《汉唐音乐史首届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出版之际，第二届会议也即将召开，从议题设计来看，是首次会议的深入和拓展，它将更集中地讨论与汉唐音乐史有关的课题，也将汇聚一批新的研究成果，东亚雅乐文化圈问题、汉唐音乐史史料学学科建设、唐乐舞重建等都将是研讨会的学术亮点。不久，许多新老朋友又将汇聚古长安，你们将看到学院的新发展，发现西安城的新气象，也将亲身体会到汉风唐韵、秦声雅乐的美好！

两次会议期间，在2010年8月，我们与台湾新古典舞团合作为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奉献了一场名为“来自唐朝的声影”的大型乐舞，这是唐乐舞重建的重大成果，也反映了汉唐音乐史研究的具体学术成就，并成就了海峡两岸艺术家共同的艺术梦想！

在本文集出版之际，向为论文集贡献了自己研究成果的中外专家、为出版做了许多细致工作的编辑同志以及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的同志们致以由衷的敬意！

是为序。

2011. 5. 25

追寻失去的乐声舞迹 回望历史文化的高峰

罗艺峰

牟宗三先生论中国文化生命，以为有千年为尺度的大开大合的历史脉动，确实，这是一个以千年为呼吸节奏的伟大文明！汉魏隋唐这一千年间，正是处在一个“大开”的时期，丝路凿通、佛教传入，中外交流、民族融合，思想活跃、艺术发达，心态开放、文化繁荣，中国乐舞史上的“大开”时期，也就这样来到了！我们今天召开以汉唐文化研究为中心的会议，不惟是因为我们同样也生活在一个大开的时期，也因为我们需要回望往古，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历史深处，汉唐乐舞史究竟有什么成就能够为今天的人们所珍视？这个历史时期具有什么样的文化特征？在那繁丽复杂的人世表象的背后，是什么样的动力驱着乐舞文化的变迁？什么样的动机和条件带来了汉唐文化的繁荣？那时候的人们以什么样的情感和价值在创造着中华乐舞文明？当今天的人们呼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时，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往哪里复兴？西方所谓文艺复兴，提出了“回到希腊”的口号，是因为他们认识到在中世纪之前还有一个伟大而辉煌的希腊古典时代，在那里可以找到影响及于今天的哲学、科学和艺术，找到足以使欧洲自豪的精神世界！那么我们今天怎样认识汉唐文明？无可怀疑的是，汉唐正是中华历史文化的两个高峰，我们在祈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时能提出“回到雄汉大唐”吗？如同希腊古典时代的文化成就长久地影响了西方一样，汉唐文明也为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塑型力，中国之作为东方世界的伟大国家，中国之有汉族、汉人、汉语、汉字文化，中国之接受外来哲学、宗教、语言、艺术以及物质文化并融入本土文化之中，中国之有世界眼光和世界意识并对外发散出自己强大的文化放送力，中国学术史上成就巨大的经学、玄学、佛学的产生，今天中国文化之精神气质和宏阔胸襟，都与这两个伟大时代和这一千年的“大开”有着深远的关系！

汉承先秦且去古未远，乐舞文化之形态，乐舞思想之架构，乐舞哲学之性质，乐舞技术之发达，乐舞资料之丰沛，其礼乐文化之功能和地位，都是极其值得注意和研究的。它们常常与天人关系哲学和阴阳五行思想有密切关系，汉人之文化理性与谶纬迷信并行，“惟天为大”的文化价值观和“天人同度”的乐舞哲学思想同在，音乐政治学、音乐天文学、音乐伦理学、音乐文艺学等与这个时代的音乐舞蹈发生着至深的联系。在我看来，汉人信仰“天”，也痴迷“数”，乐舞文化也概莫能外，“天的哲学”为乐舞提供学理预设，“数的工艺”为乐舞提供精神技术，前者是终极价值，后者是操作方式，而其深层思维算子则是

易数，不由此处入，则很难理解汉代乐舞文化。马一浮先生说：“天下之道，统于六艺而已，六艺之教，终于《易》而已。”又说：“《易》言神化，故礼乐之所从出。”“故《易》统礼乐。”此为不易之论，若说汉代乐舞则更为确切，“乐法天，礼法地”，故天道、人伦、乐理完全统一；“天垂文象，人行其事”，故卦位、方位、律位、音位对应。因此西汉《乐记》所谓：“大乐与天地同和”，就不止是文学性形容或美学的想象，而是如元代余载在《韶舞九成乐补》和明代朱载堉在《灵星小舞谱》中那样追溯设计的、确确实实在一个天圆地方的舞图上表演的瑰丽宏大的宇宙之乐！大乐者，礼乐也，虽然如徐复观说“礼乐是儒家永恒的政治上的乡愁”，但汉代人却是真诚的追求着它，信仰着它。如是，则中国古代作为儒家文艺思想之圣典的《乐记》，司马迁之《乐书》、《律书》，董仲舒之《春秋繁露》有关论乐文字，刘向、桓谭、杨雄、蔡邕、应劭等之论琴道，班固之《白虎通·礼乐》，《礼记》之“月令”，两《汉书》之“律历志”、“礼乐志”、“礼仪志”、“郊祀志”，京房乐律学与卦气易数学，乐府文学和礼乐制度，以及过去不入史家法眼的谶纬文献里的论乐部分，这个时代的相和大曲，乐府民歌，鼓吹、横吹、铙歌，琴曲与百戏，乐器与乐学……就不仅反映了汉代乐舞文化的成就，也成为了今天人们研究的对象。在外来佛教传入之初楔入中国文化尚浅之时，玄学还在思想的母胎里待产而准备着发挥它的影响之前，虽然丝绸之路已经开通，外来乐舞乐器许多也已经传入，但中国乐舞文化总体上还是在先秦以来的中国传统本己的道路上发展着。然而，大化流行，时移境迁，另一个历史时期——魏晋南北朝时代已然轰响着自己的脚步声迎面扑来。

汉末魏晋南北朝，宗白华先生曾经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最混乱、社会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所谓“越名教而任自然”，临山水而求林泉高致，在我看来也是中国文化生命最清澈、人格追求最急切、艺术创造最伟大的时代之一。在文艺上，山水画文人琴奏响着卧游的精神追求，文人字山水诗表意着时代的美学趣味，文艺理论上产生了影响及于后世的画论、诗论、乐论、书论、文论，这个时代产生的文艺天才如音乐史上的嵇、阮，如书法史上的二王，如文学史上的陶、谢，如绘画史上的顾、陆等，成为今天人们只能远望而难以企及的文化范型，所谓竹林七贤，魏晋风流，名士行径，人物品藻，“千岩竞秀，万壑争流”岂只是说景，其实也是说人，读读《世说新语》、《晋书》的《阮籍传》与《嵇康传》相信能对此有深切体认。在这个时代的乐舞史上，外来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已经在社会上流行，琵琶、箏、羯鼓和康国乐、天竺乐、高丽乐等已经在内地传播，梵言华声的佛教音乐早已落地发芽，相和大曲和吴歌西曲，清商乐和鼓吹乐，百戏和歌舞，琴曲和琴歌等等，都已经有了极大的发展和繁荣，乐律学史上有重要意义的何承天的新律，荀勖的笛律，也已经发明并超越两汉乐律思想，音乐美学上惊世骇俗的异端——嵇康所出之《声无哀乐论》也已经产生。这个真气充溢，艺术繁盛的时代，也是一个民族大融合，南北大聚汇的时代，可谓是：胡戎乐，龟兹舞。北朝琴，南朝歌。清商高奏前代曲，西凉国仗秦汉名。百戏腾骧丝管亮，梵呗华音妙入神。击筑吹笙宵尽白，西曲吴歌子夜声……

隋唐同样是处在这个“大开”的历史时期，丝路交通，胡乐盛行，佛学大兴，万方来朝，一派开放宏畅的文化气象，文学艺术上正是任半塘先生所谓“根底特厚，华实兼荣”的繁荣场面，可以说，诗歌与乐舞成为了唐代文化的双壁，《隋书·经籍志》上专列的音乐著作多达四十二部，一百四十二卷，唐代音乐著作如《乐书要录》、《教坊记》、《羯鼓录》、《乐府杂录》以及两唐书的“乐志”，这些论乐著作反映出这个时代的非凡文化成就。有唐一代，社会弥漫着特盛胡风和开放开明的文化气息。正是：“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绿腰水调家家唱，白雪梅花处处吹”，西市泼寒胡戏，寺庙佛乐震天；宫廷有教坊梨园，民间则戏弄流行；文人家蓄乐伎，贵族曲江流觞；法曲、霓裳，座部、立部……竟是这样一幅叫今天的人们艳羡的文化生活图景！自述嗜酒耽琴淫诗的大诗人白居易，常与酒徒、琴侣、诗客从游，其《醉吟先生传》夫子自道曰：“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宫声，弄《秋思》一遍。若兴发，命家童调法部丝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若甚欢，又命小妓歌《杨柳枝》新词十数章。”唐代文人诗家，就是过着这样一种惬爽的音乐生活，乃至“寻山望水，率情便去。抱琴引酌，兴尽而返。”可谓多情随性，感性至极！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以诗史互证的方法，讨论了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诗，认为白诗《法曲》主旨在正华声、废胡音；《华原磬》诗之主旨在崇古器，贱今乐；《华原磬》、《五弦弹》两诗俱是感慨雅乐之不兴；《立部伎》言太常三卿之失职，以刺雅乐之凌替；《五弦弹》写乐工赵壁五弦之精妙，以慨郑声之风靡等等，揭示出白居易身上的这种感性音乐生活与理性音乐思想的矛盾。其实，开放与守成，正是唐代文化状态的写照，正如著名于史的唐代四部类书所表明的，虞世南《北堂书钞》、欧阳询《艺文类聚》、徐坚《初学记》和白居易《白氏六帖》都有所谓“乐部”，综述与音乐文化有关材料，却也表现出上古儒家音乐观，有强烈的正统色彩，可与之作对比的是《全唐诗》中的乐舞材料，那是何等率性而生动，可人而清新！有唐一代的礼乐成就和燕乐发达的情况，反映了唐代统治者的文化智慧，太宗所谓：“朕今所好者，唯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这是说他之所以重视礼乐或雅乐的理由；又说：“予追踪百王之末，驰心千载之下，慷慨怀古，想彼哲人，庶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漫之音；求之人情，不为难矣！”则更是透露了强烈的时代气息，于是有九部乐十部乐，也有燕乐大曲。有著名于史的《破阵乐》，也有《霓裳羽衣舞》。有法曲也有佛乐，有散乐有鼓吹，有软舞有健舞。敦煌古谱反映出的唐曲之丰富，大批外族音乐家的入华，复杂的八十四调和燕乐二十八调，都反映了这个时代乐舞文化的繁荣！再不要说古长安周边沿终南山一带尚存之唐宋燕乐遗音——“西安鼓乐”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价值，举世无匹的敦煌乐舞文献所传递的历史信息之丰厚宏远，欧西东洋之人能够认识唐乐舞，端赖这些稀世珍宝的存在！

中国乐舞史上的汉唐，也当然对周边国家和民族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所谓“东亚文化圈”，其实也就是汉字文化圈，以乐舞文化来说，则是以中国为中心的雅乐文化圈，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无不感受着中国文化的惠泽。而中亚和东南亚以及西亚，同样也能够看到中国乐舞文化的影响痕迹，汉唐虽然“大开”，却不意味着只进不出，文化交流不只

是单向的传通和植入，也表现为双向的影响和变容，如果“水往低处流”的文化流向理论能够成立，则处于历史高峰期的汉唐文化就决不会只是接受而不外传，中外专家学者们也早已表达过此类观点，如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任半塘《唐声诗》、《唐戏弄》，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音乐》，王昆吾、何剑平编《汉文佛经中的音乐史料》，冯承钧、张星烺的中外交流史研究著作，董锡玖、王克芬等前辈学者的唐代乐舞史研究，台湾学者刘凤学对唐传日本文献的解读，张前、赵维平、周耘对日本音乐和东亚音乐的研究著作，牛陇菲的敦煌壁画乐史研究，杨民康对东南亚音乐的研究，美国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劳费尔《中国—伊朗编》，日本岸边成雄《唐代音乐史研究》以及本次会议日本学者柘植元一所作关于汉唐乐器西渐的报告，韩国学者权五圣所作关于“唐乐呈才”的研究等，都传达出非常重要的文化信息。

如是，则今天研究汉唐乐舞文明，认识汉唐乐舞文明，继承汉唐乐舞文明，就不只有文字文献可考，也有考古实物可观，更有域外资料可究，还有今天实存之民间古乐可听，一个多维的方法系统和开放的学术态度于是成立。

本次会议邀请了中、日、韩、德等国家和台湾地区的专家和学者近百人，著名音乐史学家冯文慈先生、陈应时先生为会议题词。会议以“汉唐音乐文化与周边地区音乐文化的关系及其影响”为主题，分设：“汉唐乐史与丝绸之路音乐文化交流”、“汉唐乐史与日韩音乐文化交流”、“汉唐乐史图象学研究”、“汉唐乐史其他专题研究”等议题，学术领域涉及音乐思想研究、音乐文献研究、音乐图象学研究、律学及乐学研究、乐器史研究、古谱学研究、琴学研究、乐舞制度研究、音乐文学研究、宗教音乐研究、乐舞重建研究、今存民间古乐研究等，有许多成果体现了当代学术的特点，反映了今天人们的思考。

西安音乐学院地处汉唐故都，对于中国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研究与复兴，有着天然的文化使命，正如学院书记安宁教授为唐乐舞重建所作的题词“追寻失去的乐声舞迹，回望历史文化的高峰”所提示的文化姿态，赵季平院长为李石根所著《西安鼓乐全书》所作的序文说“传统是根，传统有灵，中华音乐的传统永存。”所深蕴的期盼，也正如西安音乐学院学科发展建设提出的“特色发展，高地建设，国际视野”所表达的办学理念。

汉唐文化是世界性的文化，中国音乐史上的唐代是国际音乐时代，对于今天处在又一个“大开”时期的人们，汉唐文化有着无穷的魅力！

雄汉大唐，是我们永远的艺术梦乡！

是为序。

目 录

汉 魏

- 由《乐纬》的研究引申到《乐经》与《乐记》的问题 罗艺峰 (3)
- 两汉乐论文献搜集、整理与校释工作导论 叶明春 (28)
- 异国喧声中的淡雅音韵——北朝之琴研究 (台湾) 沈冬 (43)
- 六朝世家大族乐舞生活考 韩启超 (65)
- 晋西汉画像石的奏乐图像考释 刘宇统 (79)
- “张骞传胡乐，李延年造新声”史料真伪考辨 毛贞磊 (87)
- 汉画艺术中排箫的应用 季伟 (97)
- 清商乐乐制研究 张庆华 (108)

隋 唐

- 论敦煌乐谱研究中的实证方法 陈应时 (121)
- 胡人半解弹琵琶——秦汉隋唐间琵琶的嬗递 陇菲 (134)
- 唐代教坊的创立沿革及相关问题考论 左汉林 (174)
- 唐燕乐舞重建的研究及实践
——以台湾刘凤学教授新古典舞团为例 (台湾) 郭玉茹 刘凤学 (189)
- 西安鼓乐记谱法及其读谱研究 程天健 (208)
- 中国古代减字谱再认识 吴志武 (216)
- 超越国界：唐代音乐文化，兼论晚清、民国及1978以后
中国音乐文化（英文） [德] 海因里希·盖格 (227)
- 唐代西蜀雷氏家族、雷琴及其影响 朱江书 (237)
- 唐代坐立部伎研究中存见问题之试析 李强 田可文 (245)
- 唐代进入长安的缅甸佛教乐舞《罽国乐》（之二）
——乐器、乐人篇 杨民康 (257)
- 汉唐乐器的西渐
——在波斯史料中所见到的痕迹（日文） [日本] 柘植元一 (280)
- 日本雅乐考论 周耘 (292)

前后蜀是唐宋音乐传承的纽带	罗天全 (302)
论唐末仗内教坊的实质及其他	康瑞军 (312)
唐乐呈才在韩国的变迁	[韩] 权五圣 (322)
唐宋乐府解题类典籍考辨	喻意志 (327)
唐代宫廷坐、立二部伎之乐器组合形式考略	刘洋 (334)
关于玄琴的原型的再考查	[韩] 郑花顺 (341)
《新唐书·礼乐志》之“高丽伎”与骠国乐器	亓娟莉 (366)
唐代四大类书乐部分类体系与编纂体例比较研究	杨婷婷 (373)
洛阳“十万乐”的初步考察与研究	常丽梅 (389)
浅谈唐代中外音乐交流	齐艳艳 (401)

综 合

先秦道家音乐学术思想的主要特征	
——以《吕氏春秋》诸篇为例的分析	修海林 (409)
丝绸之路上的音乐交流	
——西方的视角(德文)	[德] 君特·克莱宁 (418)
礼乐·雅乐·鼓吹乐之辨析	项阳 (440)
论中国符号记谱史及其研究(英文)	赵维平 (456)
洞经音乐产生时间考辨	甘绍成 (461)
孔子“郑声淫”论	杨赛 (476)
试论佛教音乐的汉化形态	曾金寿 (482)
现量论音乐审美问题研究	罗希 (491)
改革开放30年来唐代音乐研究进展述评	李西林 (502)
借鉴汉唐：一条可信的钟乐重建之路	张翔 (515)
后 记	(521)

汉 魏

由《乐纬》的研究 引申到《乐经》与《乐记》的问题

罗艺峰

世之谈经学者，必称六经，然五经各有专业，而《乐》则灭绝无传。论治国者必对举礼乐，然议《礼》者于天秩不易之外，犹深求立异可喜之说，至于《乐》则废弃不讲。全德之微，风俗之敝，恒必由之，良可悲夫！

——清·朱彝尊《经义考》第167卷“乐”引杨继盛语

孙穀曰：纬以配经也，乐无经矣，复有纬乎？《曲礼》之《乐记》，《周官》之《大司乐》，附礼而见之，则《乐》之纬亦《礼纬》也。

——《乐纬》隋志宋均注引

本文试图从《乐纬》的研究入手，引申到《乐经》与《乐记》的问题，以探幽烛微，谈谈自己的一些粗浅认识，以就教于方家。

一、关于《乐纬》的初步研究

今存《乐纬》三篇，即《动声仪》、《稽耀嘉》、《叶图徵》，是目前可见唯一的乐纬文献，明代孙穀《古微书》，清代黄奭《汉学堂经解》、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赵在翰《七纬》等有辑佚。一般认为，纬书名称多不可解，以示其神秘，但也有几种解释可供我们参考：

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歌咏舞蹈，雍容盛德，故名《动声仪》；顺乎天行，功成事举，光耀永嘉，故名《稽耀嘉》；制作灵图，以为徵验，故名《叶图徵》。”

钟肇鹏：《求是斋丛稿》（上）：“《乐·动声仪》，孙穀云：‘能动物者，莫如乐也。其翼在仪，仪动则人心为之动矣。’（《古微书》）本篇言五声律吕四气风物相感之理，乐音感人至深，动容周旋，咏歌鼓舞，雍容盛德，而威仪彰著，故曰《动声仪》。《乐·稽耀嘉》，本篇述三统、三正、三教、五行更王，文质代变之道，稽天同行，功成事举，光耀永嘉，故名《稽耀嘉》。《乐·叶图徵》，‘叶’，一作‘汁’作‘协’，三字古相通，或又作‘什’、‘计’，则形近而误。孙穀说：‘乐不叶，则不可以徵；不可以徵，则不可以图也；此论其谐而传者以成篇。’（《古微书》）赵在翰云：‘制器尚象，汁此徵图，经逸图散，乐亡矣’

夫。’（《七纬·乐纬述目》）本篇大抵讲乐与正教相通，天地人物感应和谐之道。原本有图，乐贵协和，制作灵图，以为徵验，故名《叶图徵》。”

《乐纬》无疑是音乐谶纬最重要的文献，其思想性格和谶纬意识，反映了秦汉以来的前音乐观念。本文的研究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黄奭《汉学堂经解》所辑《乐纬》一书为底本进行分析。

1. 浓厚的星占意识

中国文化中影响深远的“音乐天文学”，确定了天道与乐理的关系，而这与星占意识有关。如同其他一些纬书每每开头就是一些星占语言，如“昏斗指东方，曰春”、“月失其行，离于箕者，风；毕者，雨”（《春秋纬》），“枪三星，梧五星，在斗杓左右”（《诗纬》），“日夜出，阴谋合”、“填星犯角，色润黄而明，忠良升用”（《易纬》），《乐纬》其开篇即表明“岁星与日常应。太岁月建以见”。岁星即木星，每十二年运行一周天，每年大约运行十二分之一周天，这样，它就把黄道天区自西向东等分为十二次，约三十度，与太阳运行的十二宫次对应，孟浩然诗所谓“昨夜斗回北，今朝岁起东”，岁星与太阳正是“岁星与日常应”的关系。那么，为什么《乐纬》要特别强调这个自然宇宙的事实呢？因为，在古代星占学的观念里，岁星失调是灾难的预告，岁星在次则是好兆头，如《国语》、《左传》、《孝经纬》等多有此类观念的表达，^①唐《开元占经》卷二十八“岁星占”说之极详，以为吉凶禎祥皆可应之。所以《乐纬》开首的这一句话并不是虚语或者套话，而是谶纬之须。太岁则是一假想的天体，其运动速度与岁星相同而方向相反，而且规定了不同的起点，但是它也是与月建有关的，一年十二个月，与太岁运行同度，故是“太岁月建以见”。这两句话，表明了一种特别的历制，即岁星纪年法与太岁纪年法同时使用，即是颛顼历的混合历法。故可知“岁星与日常应。太岁月建以见。”这两句话确非多余，它表明《乐纬》出现的时间正是应用岁星太岁混合纪年法的时候，当在战国至秦汉时代，可能比一般认为的早。

《乐纬》开篇即确定了其思维的基本方向，“乐”与“历”决不可分开论述，乐之谶纬功能不能离开“天”和“数”的支持，正是“政教兆于人理，祥变应乎天文”。

首先，《乐纬》如同古代许多典籍一样，构拟了一个天上的王国秩序，此主要见于《叶图徵》一篇。

在文中，有天帝“天一”或“太一”所居住的“紫微宫”，也叫中宫或紫微垣，有后妃居住的“勾陈”或“大当”，这也是星座，按《史记·天官书》，紫微垣墙内外有许多象征着三宫六院的妇女星或御女星。有阁道，有监狱，有象征着文命的文昌宫，有天矛、天船、天苑、天矢、天庙，有纪时授节的北斗七星之一的玄戈招摇……。^②这个星座因为对应

^① 可参《国语·晋语四》、《左传》中与此有关者七项：襄公二十八年、襄公三十年、昭公八年、昭公九年、昭公十年、昭公十一年、昭公三十二年。江晓原：《星占学与传统文化》四，“星象与人世吉凶”一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② 此处出现的名称都是天上的星座。可参见陈久金《星象解码：引领进入神秘的星座世界》，群言出版社，2004年版。又可参见江晓原：《天学真原》及《星占学与传统文化》两书。

着帝王，故其重要性不有言而喻，《开元占经·石氏中官》引《圣谕符》：“紫宫以戊子日候之，宫乱则荒，其君骄奢，不听谏，奸佞在侧。紫宫和而正，则致凤凰颂声作。”在中国古代文化里，天上的秩序与地上的规则是完全一体的，故有分野之说和天人一理之义，这个天上星座的秩序与人间的统一礼法，就是乐纬思维的法理基础。

其次，《乐纬》还多引星占论音乐声律乐舞，包括了许多重要的与音乐有关的文化观念和前音乐思想。如：

“商为五潢”。宋均注：五潢，天津之别名也。（《乐纬》）

在古代天学的系统里，五潢即是天潢，常常以之喻皇族，如张说《奉和圣制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诗有“青海和亲日，湟星出降时”句，即其意。五潢也在占星书中称为黄龙、天井、天渊、湟池，《天官书》又称为咸池，是五帝之车，所以《乐纬·叶图徵》有“咸池五车”之语；又因为湟星也常常与水有关，故也称为江星、水王柱，是天津之别名，天津就是银河、天汉。但是作为星占学术语，却还有另一层意思，《开元占经》卷六十五“石氏中官占”之天津星占，引石氏认为“天津九星通厄穷。”又引《黄帝占》曰：“天津有变，水贼称王，水道不通。”是河水为害的意思。而李白诗《扶风豪士歌》：“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撑如乱麻。”竟有血流如河、死者相枕的凶杀色彩，《开元占经·客星占》所言“有星入五潢，兵大起”。《史记·天官书》：“察日行以处位太白曰西方，秋，日庚、辛，主杀。”处在西方的太白星是古人心目中的兵星，杀星，故西方、秋天均主杀，之所以五潢星与商音对应，乃是因为在古代音律占测术的观念里，商者，伤也，属秋，西方凶杀之音，《易纬·辩终备》：“太白之主杀伐而金宿，故甄商，金声”。故《楚辞·七谏·沉江》：“商风肃而害生兮，白草育而不长”；而古有“商歌悲戚”之说，陶渊明《辛丑岁七月赴假江陵夜行涂口》：“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历来所谓“商秋”之语，即商声为秋，而商声凄厉，也应和了悲秋、伤秋的文化意识，都有肃杀之气。陆机《行思赋》：“商秋肃其发节，玄云霏而垂阴”。此其意也。

再次，是建立了星占学的观察角度。《乐纬·动声仪》：

“五音和，则五星如度”。

这是涉及到行星占的问题，古有五星占术，与五音占属于同类的占术，其思维逻辑均与五行五方之神有关，今辑佚书《乐纬》中五音与五星的关系论述没有记全，可能有缺文。按1973年出土的长沙马王堆三号墓《五星占》^①可以还原为下文，括号中为本书作者所拟：

东方木，其帝大昊，其丞勾芒，其神上为岁星。（对应角音，色青）

^① 刘云友（即中国科学院席宗泽院士）：《马王堆汉墓帛书中的〈五星占〉》，载于《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西方金，其帝少昊，其丞蓐收，其神上为太白。（对应商音，色白）

南方火，其帝炎帝，其丞朱明，其神上为荧惑。（对应徵音，色赤）

北方水，其帝颛顼，其丞玄冥，其神上为辰星。（对应羽音，色黑）

中央土，其帝黄帝，其丞后土，其神上为填星。（对应宫音，色黄）

岁星即木星，太白即金星，荧惑即火星，辰星即水星，填星即土星，这五星也叫做五纬，各按节候出没于天空。按《左传·昭二十九年》有五行之官，司勾芒者叫做木正，司蓐收者叫做金正，司朱明（祝融）者叫做火正，司玄冥者叫做水正，司后土者叫做土正，实即司五星五行五方的社祀五官。古有五星占术，与五音占属于同类的占术，其思维逻辑均与五行五方之神有关，如《五音奇胲用兵》、《五音奇胲刑德》、《五音定名》等，与五音风角术同属兵占即兵阴阳的一种，故常常入兵书。^① 纬书中“五音和，则五星如度”的思想，是说如度则五星规则运动，吉；反是，则凶；其主客胜负，阴阳顺逆，都受着五音和调与否的影响。此乃是乐纬中含有讖纬占术的铁证，也是音乐文化中有讖纬的铁证，按之古代占书、史书，可以发为显文：

《乐纬·动声仪》：

宫音和调，填星如度。不逆，则凤凰至。宫音和调，则填星行常度，应四季。四时和顺，万物阜丰。角音和调，则岁星常应。太岁月建以见，则发明出，为兵备。（注：发明，金精鸟也，金即克木，又兵象者也。）徵音和调，则荧惑日行四十二分度之一。伏五月得其度，不反明。从海则动应致焦明，至则有雨，备乐以和之。焦明，水鸟。（以上《开元占经》引）

《开元占经·五星占》论到五星的盈缩、昼见、变异、穰气自晕、犯宿等星象与占验，列之甚细。还可注意与音乐观念的关系，如引郗萌^②曰：岁星逆行张（宿），其君用乐淫佚；引《淮南子》论填星“其音宫，其日戊己”；引巫咸曰：“填星盈，失次退地。白，有丧。角，为争。大，为得地。小，为失地。……填星乱行，人主且失地。使之不然，无淫乱于乐，不见诸侯客，无出游。如是则止”；引唐·李淳风《乙巳占》所云“太白主兵”而在纬书里常应西方，秋天，商音，故《乐纬》云其“又兵象者也”；《开元占经·辰星占》论及水星，同样多有占验语言，与五行理论完全统一，认为辰星处北方之位，黑帝之子，北方水精，于五常为智，五音为羽，辰星精于听治，智亏听失，逆冬令，则辰星为怪，灾难出，且引《巫咸占》曰：“辰星与月同光，其月月蚀，且以女乐亡”。《乐纬》所论亦多水象。

一点也不奇怪的是，五星占与五音占是用的完全一致的逻辑，《乐纬》的思维也完全是统一于这个勾通天人的讖纬技术。《开元占经·日占》引《易纬》云：“日冬至人主不出宫

^① 可参考李零《中国方术正考》，第一章，中华书局，2006年版。

^② 郗萌，东汉星占家，曾任秘书郎，著有《春秋灾异》。